

《道德經》筆札

上課地點：大鑑禪堂，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第十堂課

（聆聽《道德經》弘法第10堂，二〇〇八年五月廿三日授課錄音）

梁寒衣老師撰筆

第十堂課之一

◎〈第八章〉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以下七句皆是以「不爭」為首，任事荷擔，應世接物（即菩薩道「既出且入」、「既入且出」）的行則。也即水的第三德：澄明。

◎居善地，即佛家所言的「隨所住處恒安樂」（隨所居止，前往之處皆安定、悅樂）；也即：一善一切善。心能安住、安善，則萬相俱顯佳好，一切境界皆可寧然寂悅。非指世上永遠有一符合心意、吉祥如意的地方，沒這回事！指的是，能將惡濁、棘藜之地化為「福地」和「善地」的，取決於你的「內在」，你的「心」！端視你如何「轉念」、如何安處一己。換句話說，任何時刻能安住，任何時刻皆是好地方，無論是天堂或地獄，無論事物顯得何其瘴惡、扎刺、洶湧——道者唯是把穩、安澄其心，致棘惡為貞祥。

——故「居善地」，指的是「心地法門」，乃「心田與心地」的功行。不是所去、所在處都光輝璀璨，人人都悅樂、讚美、評價你；而是於一切暗黑區塊、陰影負質中，皆安頓、安善，住止於「至善之境」。任何時刻都善、都行！

〔〈憨山註〉：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

◎心善淵

——即憨山所謂「淵靜深默」，指的是「定」，也即「無往而不定」。須仔細觀察，所謂「深淵」定是默寂澄深的，即若注入大雨，亦唯有上

層剎那的瀑流激盪，底端底層仍是深靜不動的（請去觀察烏來「內洞瀑布」罷！看瀑流何其注入、沖擊，而深淵何其闐寂不擾。）；所以「心善淵」，心智要能夠如深淵一般沈靜而不動，指的是「高深的禪定」。不行「止觀」，生命則永難獲致此境界——這即是〈憨山註〉的工夫所在；各位不妨參閱諸家註解，歷來皆只作了表相、膚面註解，只把「深淵」看作形容詞，未曾用「定」，也未曾是骨底作證的「不動道場」。但深淵的奧秘本來自於深沈的寂定。

◎與善仁

——「與善仁」，與，即「與物相與」；指整個生命地對待、相與——於人、事、物的接觸、相處、種種關係、狀態中，均須保有仁愛、澤厚之心。舉例：

1. 從小及長，在給予乞者時，老師定是彎蹲下來，輕輕，輕輕地將給予置放於鉢碗內，不敢筆直站著「吭噓」一聲地投入；唯恐驚擾，更唯恐顯現倨傲，讓他者感到不適（那一聲響，於胸中而言，便是「慚慢」了！）。
2. 小學時期，父親在一小小鄉鎮擔任郵局局長，總會親自訪視更荒僻偏遠的山區。見了貧窮貧苦，歸來總吩咐整理衣物，將不需、可用的統統捐贈出去。大眾都收拾了，唯見一個小學生垂著頭、手忙腳亂、專意縫補。補了破綻，又縫著鈕扣……尚不太習慣捉針綫，很是扎了自己。看了好笑，問：「何必如此？」

回答：「不想別人收到鈕扣掉了、或破漏的衣服，像是壞了、不要了，才給人。必須收拾完整、乾淨、才不令人難過。」

- 以上兩件皆是微而又微的瑣事，即知「與善仁」必須具「微細心」和「耐煩心」——能「耐煩」得下來，即是「定」。須知，急流水，即若淺，只要夠急，亦可吞噬、襲捲生物和生命。人類若處於暴躁、亢急、粗濼、不耐的狀態中，便有潛力傷殺一切；包括自己以及所有的至親至愛……如是「與善仁」並不容易，需要大量大量地「降服其心」，始能一體晶瑩、不漏裂地仁厚。

◎言善信

- 《中庸》謂「不誠無物」，「誠信」是一切生命關係的基礎；情人之間之所以翻為怨懟，翻為魔魅、凶煞，乃至讎恨、毒刻，根本原因仍來自未能信守熾愛時的信誓旦旦。愈是信誓旦旦、保證允諾，則其虧空、透支，愈顯得綢繆傷心、絕望銜恨，愈顯見濃烈的辜負與背叛——小至父母、夫妻、兄弟、朋友、師徒、僚屬……大至國與國、城與城，團體與團體、行號與企業……不管任何領域、關係，無論堆砌、編織地何其華麗、踴躍，但凡不能遵守誠信、確定篤行，皆將如堆砂中的城堡般，一朝瓦解，則煙硝蔽天、霧霾傷害——其殺傷力與代價，也恰恰與所堆砌的砂堡的高巨度成正比。而且，重挫的，不止是關係、信譽，更是根砥的人品、人格。因此，「言善信」，是人與人之間須嚴格把守的根本防綫，也是自護、護他的基礎：無此「守信」與「互信」，任何一種關係皆將難以成立，也皆將難以推遠。不幸，言語，卻是最易被濫用、濫開的閘口，一不小心、一失節制，便洪流滾滾，作出自己也無能兌現、掌握的承諾。「言善信」，意即所有的語言均須保持信實、誠信，也勢必「如說而行」！行者於中須學習清明、克攝、老實、穩健，不可隨口亂拋，胡亂透支，原意當好人，最末反成虛誑與惑假。欲避免人格的穿漏，則從「敬慎語言」起始。
- 於作下任何承諾之前，均須明確反觀一己的執行力、成全度；一旦承諾，只要符合正道正行，皆不得以任何藉口遁逃（此即沙特所謂「自由意志」，見前），皆須力行到底，往前奔赴一己諾言——此與佛、道無關，僅是避免人格裂解的方法。

◎政善治

- 「政」，即若就最狹義的「政治」、「政策」而言，均須治理明睿，施設周延，在於政治的影響屬核心、主幹、主結構性的，所帶動的層面、領域、幅度廣遠：一個錯誤的政策可以牽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億人的生死（比如一、二次大戰，納粹的反猶/集中營策略，越戰或伊拉克、敘利亞戰爭、反移民法案……等等），亦可抵消、乃至破壞、

摧毀人民數十年，乃至上百年、千年的心血與努力，也是一類「劫轉變」的關捩點（使「淨土」轉為「垢土」，由進步轉為退化，富裕轉為貧窮、沒落、隳敗……；相反亦然。）「政善治」——吏治的澄清、英睿、慈恤，屬「固本」之道，為護國、護民的根本；也是為什麼民國的太虛大師鼓勵菩薩行者投入政治以及各種利生事業與實務的原因。

——就廣義而言，「政」的定意即眾人之事，意即無論於世間、出世間，任何領域、團體，於處理眾人事務、行使所有決策、思惟時，均須「善於轄治、管理」，它涉及的不只是行動力，更是智慧力、洞照力與思惟力、抉擇力。

——以是「政善治」屬水的第三德：澄明，為慧門。一味昏暗專愚、私心自用，不具足足夠的智慧澄皎、明睿決斷，則決不可能「善治」。

◎事善能

——「政善治」涉及的是「定」與「慧」（澄明之水，乃因寂定得致慧照）；「事善能」則涉及的是專業知識、技術的能力、成熟度，以及「一體成全、一體荷擔」的願力；基於「事善能」指的是一切大、小事，正事、瑣事、雜事都「能」！也皆能「無分別」、具足意願地成滿、對待（這是為什麼菩薩道強調「菩薩五明」的原因，不具足專業的知識、技藝、能力，則無法談任何「事善能」）；不能安忍耐煩、一體周延、晶瑩地調御自我，則面對事務，愛憎、習氣所之，便有「能」與「不能」（比如能做「大事」、不能作小事；能作「領導」，不能作雜工、雜務；能讀書，不能抹地板、掃廁所……等等）——人類自我的差別心、差別相，自為隔障、自作選擇、自成「能」與「不能」！以致難能如水晶切面般，歷事「一體周延」地晶瑩與完辦。

如是必須「內調心性」，浩廣修學、開展專業，且十分地用功、精嚴，才有潛力「事善能」也才能鑄鍛出承擔事務的能力與才學，突破一切的「不能」而轉為「能」。

——行於此世，就算不能訓練一己「事事皆能」，退一百、一千步，也決

不可「事事皆不能」：做起事來，坑坑窪窪、處處漏洞漏口，狼籍、瘡癩……，直教世間兒都不如！也直教所有與你共事的人皆成為你的無能、無明的「受災戶」與「擔糞奴」！如此又如何教他人尊敬法教？讓人相信那是一條值得修習的「智道」與「慈道」？若永讓他人「擔糞」，又如何談菩薩「利他」？

[〈憨山註〉：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為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故曰善治。為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

◎動善時

——「動善時」，憨山的解釋為「用、捨隨時」：用你，或不用你，都能隨順時節因緣，也皆了無掛礙，必俟「迫不得已而後動」；但山中的觀點，「善時」，指的是「洞察時機，應時而動」，並無所謂的「迫不得已」；在於許多事情立意對，而時間不對時，就是「有害無益」；包括說話那麼簡單的事，你的話語可能完全對，切入的時間、狀況不對，則形成重挫、重擊，使彼、我都受了傷害。即使「愛情」也一樣，倘若彼此生命的鐘擺不對，更前、或更後一點，皆可能擦肩而過。

「動善時」考驗著一個智慧衡量的覺察力——一個精準的 Timing 的「慧」，直如射中箭靶的精準矛頭（比如諸葛孔明的火燒赤壁）。古人道「識時務者為俊傑」：能洞識、掌握 Timing（時間、機宜）的，真是個俊才、俊彥！此須具智慧的光照始能！可惜後世率皆誤用此句，直將「識時務者」解作牆頭草、變形蟲、投機份子，唯是一無骨底、節操地攀來攀去、只圖苟且。

——須知「天時，地利，人和」——要「識時」，掌握「時間的智慧」，卓然須具「慧觀」才可！如是，「動善時」指一切身、口、意的起動、處措，均具智慧觀照，應時、應緣，符合節拍。即若農事也一樣，該播種時不播種，當收割時不收割，一場風災、雨災，便可釀成巨害巨創。耘治任何事皆如此。能洞識「時間的奧秘」，洞識其樞紐，不前、不後，不盲動、莽動、妄動，乃是智者的境界。

——以上七個「善」字，皆有「一體周延，一體晶瑩」的意思。

第十堂課之二

◎〈第八章〉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大大小小，有「爭」，則一定有「諍」，則一定有齟齬、撕裂、怨懟、怨尤、與怨恨。無論勝、負，於人、於己皆如此，皆免不了內在的鬥爭、創傷與不和諧。

——人們以為會「爭」的，一定是張牙舞爪、面紅耳赤，像張飛、呂后一般暴動、激烈的人，但不一定……有時，是自認受傷的人拚命爭，意即到處把受傷的感覺跟所有人講，不管透過語言、或文字——其實，那便是在「爭」！爭自我有「美德」、是「受害人」，爭那人很可惡，很辜負，很……只是，是用一種弱者的姿態去爭。換句話說，人類以各種姿態在爭，有人用「強者」，有人用「弱者」，而強/弱之間與黑/白之間存在著五顏六色的繁歧變化與顯色……意即，按照每個人的個性和情意狀態，發展出不同的爭的方法和形式。正由於「好爭」且「無所不爭」，所以人類的生命中有如許多的風波、風暴、激盪、與痛苦；也有許多的對抗、對立、拉鋸與折磨。

——欲抵達「不爭」，方法有二：

- 其一，最上乘的，即空寂、無我（「無我」，則誰能為爭？），訓練空觀。老子的狀態即「本來無事」（常無，欲以觀其妙）；就其觀點，原就是「萬法本閑，唯人自鬧」。
- 其二，即是「克」和「忍」。如《金剛經》忍辱仙人的節節支解一般，以致《金剛經》強調「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

——舉例，《中阿含》〈長壽王本起經〉

此經的起點，和終點皆是「爭」與「諍」——

一回，佛至拘舍彌探視比丘，見拘舍彌比丘們鬥爭、鬥亂不已，互爭是非過錯，直如一只捅翻的蜂窩一般。了知無法「以血洗血，以爭止爭」，

如來如是為他們敘說了一個「和忍」的故事：

遙迢的史頁裡，矗立著兩個毗鄰的國度和國王，即「拘娑羅國」長壽王和「加赦國」梵摩達哆王。梵摩達哆一心想吞滅拘娑羅國，於是召集四種兵（馬兵、車兵、象兵、步兵）大舉來侵。兩軍對抗，長壽王不止打敗了梵摩達哆，且生擒了梵摩達哆。

歷涉修行、力行慈仁，長壽王認為「我已摧折、降服了你，便結束此無益的鬥爭吧！」——緣於戰爭本非長壽王心所意願，一戰，則必又是兩國人民的血流成河。於是，他釋放了梵摩達哆，祈願自此兩國和平安好。

然，梵摩達哆復讎心切，他秣馬厲兵，又再度來伐。

於是，長壽王深深思惟：「我業已摧伏，有何必更摧伏？我業已戰勝，又何必更戰勝？」——他無意從事如此反覆的流血與輪迴，於是長壽王的「勝利之道」是：我不戰了！——他想用這種方法克勝自我，這是他尚未克勝、超越過的方法。

如是，他棄國而逃，攜著王妃，徹底擦滅身份，逃遁、流浪到鄉里市井，學習梵唄、音樂、歌詠、文化、藝術，轉身成為一名「長壽博士」。他的音樂、詠讚是如斯美麗、和雅！即若梵摩達哆的國師也深為吸引，將之接至家中供養。

不幸，梵摩達哆雖已如願占領了拘娑羅國，卻從未安枕——他擔憂著長壽王可能的復讎，勢必拘捕、殺盡始能安泰（有「要爭的心」，已是自起激流，足以淹蓋一己精準的判斷了——爭的欲望愈大，則波浪愈高、愈看不見真相——否則，梵摩達哆怎會看不到長壽王的「讓國」，以及宿昔釋放的慈仁呢？但「要爭」，則形成自動化的曲解，為爭鬥找出「道德的正確性」）。時光滅逝，十餘個寒暑後，梵摩達哆終於逮捕了長壽王（此際的「長壽博士」）且將他遊街示眾，綁赴刑場斬首。此時他的兒子，長生童子，已是個小少年，他滿懷著傷心痛楚，追隨著綁縛刑場的父親，誓欲報讎、雪恨。

行將就戮的長壽王卻僅回答：「忍！忍！忍！啊，忍耐！不起怨結、

不起怒恨，應力行慈悲……僅要力行慈悲！——這即是我的遺命。」

長壽王斬首，且截成七段……長生童子憂恨離去；他擦滅姓名，一如昔日的長壽王一般，隱於聚落、邊隅，修習梵唄、詠唱、音樂……那是他血脈中具足的印記。如此，轉身成了一名「長生博士」。

他的詠唱如斯妙美，即若梵摩達哆也深為吸引，僅要聆聽長生童子的音樂，這名殘暴的君主便內自喜悅、能如熨平的絲絹般撫平畏怖與恐懼。

梵摩達哆如斯愛悅、寵信著長生童子！最末他不僅讓他隨侍左右，且將一己隨身的佩劍、匕首亦全交由長生童子看管。

長生童子默忍服侍著讎敵，並未忘記國讎家恨。一日，他一人駕車載著國王出遊，且施行了詭計，讓所有的車乘，所有隨行的車隊、護衛、侍臣們都遠遠落後、迷了路……唯他一人獨自載著梵摩達哆於深山密林中奔跑！重重行重重，愈馳愈遠，梵摩達哆疲憊、倦羸無已，他將佩劍、匕首解下，交予長生童子，便枕著長生童子的膝腿沉沉睡去。

敵人即在膝上，長生童子拔出佩劍抵著眠息者的脖頸，心想：只要再一點點、再用力一點……便大讎得報了！

「忍！忍！忍！啊，忍耐！莫起怨結，但當行慈——」正欲俎割，父親的遺言卻怦然映現，雪亮如冰窖。

長生童子凜冽掙扎於冰室中。他畢竟無能違抗父王遺命，冰鏡在掌，他乃放下刀子，將之收回刀鞘中。

梵摩達哆於時驚叫而醒，告訴長生童子：方才，我作了一個恐怖駭異的夢。夢中，長壽王的兒子執著利刃，抵著我的脖子。……

長生童子回答他：「毋懼！你以為長壽王之子是誰？便是我啊！——但王所畏怖的，將永不復發生。」乃告訴梵摩達哆父親的遺命。

聆至「行慈」一段，梵摩達哆忽爾頓悟，他發現一己重業重過、弑殺了此世至為慈忍、護念的王！一名真正的王者。乃虔敬懺悔，願將自己現有的、以及侵占的國土皆歸還王子。然，長生童子所願，唯是歸還一己的邦國，自此，兩國諧好，再無兵刀。

長壽王返歸王座，詢問群臣：「若尋獲長壽王之子，應當如何？」臣僚們紛紛諂媚，有的提議斷手，有的要斷足、梟首……提出種種酷刑、殺虐的手段。梵摩達哆泯然一笑，推介出長生童子，最終，將珍愛的公主嫁予王子，永結生死之盟。

世尊敘說罷長壽王故事，告誡道：「修行者須能自行『忍辱』，且讚嘆能夠『行忍』的人。須能自我『行慈』，也讚嘆能夠『行慈』的人。須自能布施、具足恩德，也讚嘆能行施、具足恩德之人……」——可知拘舍彌比丘是怎麼回答的麼？

他們說：「世尊，你莫要說了！他們攻擊我，我為何不能回擊他們……世尊，莫說了，我不要聽！」一如既往，如蜂窩般嘈諍諍論。

世尊不悅離去（有這等徒眾，又有什麼可悅的？）。

——「不爭」何其之難！即若是如來在世，於如來的僧團皆難能、難至；況乎五濁燎燒的人性與人欲？一休和尚道：「修羅勝負長無明」（阿修羅，意即好鬥、好諍。有欲「爭」之念，已是一名阿修羅了；縱使爭贏了，也無非增長自我的愛憎、無明而已）。因此，想修行，就得力行「止諍」、「和諍」，力行克攝、安忍；也直須將此章熟記熟誦，深深味參，奉為一生的導則。「上善若水」主題就是「不爭」。

在於拘舍彌比丘不是他人，僅是我們的「眾生心」而已。

「婆子燒庵」（註）也不是別人，只是我們被無明火燒燃的心室。

- 所以須「忍」、須「克」，須限制火災、火場的範圍與幅度，不得到處點火、焦燃的十餘家都是——那就是「爭」！

★老子的「水之三德」（不爭，卑下，澄明）乃佛家「戒、定、慧」的具體化、實務化。尤其「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等「七善」若能作好，縱不能成聖，也必是一名賢者，能於世間、出世間法中安穩、不敗。也是菩薩行者須立地著眼、努力蹈

練的行則；唯因佛法的日漸衰微，問題正在於佛弟子的行事風格和人品操持上。如前已述，倘夸夸其言，做事卻渙散、無能，處處漏裂、殘斷而狼籍，較之於凡夫兒更且不如，又如何讓世間諦信佛法？使教法具足威信？太虛大師言「人成，即佛成」即是這個道理。此七者均須以「不爭」為前導，在於「有爭」，則此七項長材均將翻作「磨利的刀斧」。

- 後記：「上善若水」是另一如晴空長雲般恒為援引的名句。去春赴日本，遨遊至深夜，倦羸饑乏，與友人進入一家日式「居酒屋」，見酒食冊錄上，竟列有名為「上善若水」的，不嗜酒，卻點了一盅，勢必要飲一口；緣於誰家賣酒竟有膽氣將之命名為「上善若水」？那酒又合該是如何地好、如何地滋味，方堪擔得起如斯名字？

這便是「言善信」——須具「誠信」，也須「勘驗」。

(註)「婆子燒庵」原公案為：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過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

一日，令女子抱定道：「正恁麼時如何？」

庵主答：「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

女子舉似婆子。婆子道：「我二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

遂逐出僧侶，燒卻庵。

傳統皆將婆子視為女禪師，所燒放的是智慧火，為使道人獲致決定的一悟。然，凡夫不修行，也總放無明火，而經常燒庵、失庵。

第十堂課之三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本章的要旨，即「知止」，嚴誠生命貪得無饜，不能只知「進」，不知「退」——尤其是之於現實權位、富貴、物質的欲望。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這是「止」、「息」之道。

——「持」，指任持和掌握，有「駕馭」之勢。意即，與其拿著什麼（「心器」吧），認為你可以掌握、駕馭、持有它，使它不住裝滿、盈滿……與其如此拿著，不斷地索討與注入，不如喊「停」！：你該知道的是如何「踩煞車」，以及如何撫平你內在的匱乏感和空虛感。

——懂嗎？伸手拿著，以為可以掌握某些方法、技術、條件，使得生命的所有（富貴名聞、欲望貪求）不斷不斷地進來，進來，又進來！希冀它「滿」……那麼，不如知道如何去「止息」，去「安住」——唯因永遠感到「不滿」，永遠感到「虧空」與「匱乏」，亦是一種心靈的習氣與狀態。不是「碗」不滿，而是「心」不滿——內在的渴望和滲漏永無息止，由是無論更換何種名目，以及如何地注入……亦不能使它「滿」。問題只是「心」！——該關閉、止息的，是「心」的開口與滲裂（所謂「餓鬼道」並不在他方彼世；餓鬼們「腹大咽小」的形像，指涉著吞嚥、能食有限，卻胃口、欲望無比奇大的狀態。如是，有物質的餓鬼，有精神的餓鬼，有權勢的餓鬼，亦有愛情、聲名的餓鬼……其共同的神魂即是永遠餓渴，永感匱乏、不滿、悵悵……）。

——直如兵馬動亂，一名將軍（統軍使）揮軍直入雲居山，眾僧皆驚走逃避，唯有雲居道膺端然不動。傲暴所之，統軍使連禮都不禮，直截對坐道膺禪師面前，劈口便問：「世界什麼時得安？」

道膺：「待將軍心足。」

統領便禮拜為師。

刀劍、器械、軍士分明皆在將軍手上，更向何人問討世界太平？

豈不是「待將軍心足」嗎？——關鑰在你，你自無如許多的領土、權位、復讎、血戮的欲望，又何來此兵燹刀災劫？不是「心滿，則止」，瞬即「長安，大安」了嗎？

——然則，「心滿」至難！人類不管作什麼事，都要至「心滿」才止：有怨恨就要報到那個怨恨「滿了」，才肯撒手；有嫉妒，也要排他排到徹骨徹髓了，或也還妒忌難消；有權力欲也勢必征逐、宰制到獲得了權位……正因了洞觀到「持而盈之」，卻永不盈、不滿的人性，所以老子提撕：「必須停止，必須遮斷、關閉此開口！」——這就是「已」：莫如休去、歇去！

——如是，與其認為自己把有掌握、駕馭之術，能不斷去進取、追逐，不如知道「停止」，知道「休歇」。〈憨山註〉用「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來形容。知足，指要知道「滿」，要知道「夠」——然光「知足」（知識上有此見解、體認）尚不行，更要「常足」，經常、恒持地保持一種「足」的狀態（即無如此啃嚙的「匱乏感」），如此，則能終身不致受辱。緣於拿著一只碗，乞兒般不住向人去求（不管是請求、懇求、哀求……乃至形成變相的催逼、勒索），不是在受辱嗎？不是辱人、辱己嗎？知足，減少緣求、營求，則較能不受辱——是否能「終身不辱」，不敢談！但至少，可以減少受辱的狀況，唯因「求人難」，「求人至難」！無所求，則安恬、解縛。

——就佛家而言，「忍辱」本是佛子所共修。五濁惡世，眾生界無明、燥急、慢習之所使，難能不棘刺辱人，即「知足，常足」者亦怕未能盡免，只是他家辱，你的心「不著」、「沒有」便好。受用簡簡，愈泊淡寡欲，愈減少葛藤緣求，則愈能獲致內在的恬寂、悅樂——它是道者「止辱」、「息謗」之道；避免增加人、我瘡痕和怨詬。

——唯因眾生心總是「善/惡雜染，善/惡俱行」的，愛時丟「包子」，怒

時則丟「石子」，全依「境風」所吹，無能作主（作主的總是「貪嗔癡」，且須俟「心滿」才止）；以遮護有情故，道者更應知「已」：知「克」，知「止」。它是自護、護他、亦護法、護教之徑。

- 有論者認為，弘一大師之所以能終其一生維持謹白形像，固因持律清嚴，但也來自於他從來罕於對外募化，僅接受昔日幾名任教時期知己師、友們的捐贈，如夏丏尊、豐子愷等人；故辱名不至。

——「知足不辱，知止不恥」，舉例《莊子》〈讓王〉中的列禦寇（即「列子」）：

有客自遠方來訪謁列子，見列子面有飢色，宛然寒磣、餓餒。於是，便去見鄭國宰相鄭子陽（此客應是智識精英吧，才能如此直截「上達天聽」！）道：「列禦寇，是有道的賢者，居住在貴國而貧困若此，你，你們國家難道一點都不好賢嗎？怎能令一名賢者窮獨到如斯地步！」

鄭子陽於是遣使者饋贈了粟米。使者只到門口，列子便辭退再三，拒絕了米糧。

列子才一轉身入屋，便見妻子拊著胸、心痛而怨懟地說：「皆說嫁予有德之人，應當得到安逸快樂，而你，竟將我養得這樣……面有饑色！分明已餓成如此，相國送來米糧，你卻又偏偏不肯接受！——這豈不是命嗎！？」

列子笑道：「此人一點也不瞭解我，今日聽人言，讚我好，而饋贈米糧予我；他日亦必也因人言，謗詬我，而加罪於我。由是，不受。」

其後，國家動亂，鄭子陽果被屠戮。

- 人言如風，「人云亦云」地來的，必也「人云亦云」地去：隨便來的，便也隨便去（只是「隨風倒」，來時糊塗去時迷！）——列子是穿透人性的：一無正確的知見、瞭解，盲目因美言而愛悅你的，他日也必因盲目的是非構陷而加罪你（古文用「罪」字，用得很妙，因「罪」一字可大可小；輕的幾個板子，重的便是殺頭之罪了；端視此人言語詆謗到什麼程度！）餓幾日死不了，但若收了饋贈，不是很容易被誣指為同黨而

連坐受害嗎？

誠然「知足不辱，知止不恥」啊！「盲信」與「不信」間僅隔寸絲，列子僅是照見了人性的真實。

〔〈憨山註〉「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者，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為高，故「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即「揣摩」；「銳」，即「銳其智思」（〈憨山註〉），意思是，不住地磨銳自我的心思、智量以競求、征逐富貴權位，亦未必能恒久保存一己。

——「揣而銳之」，山中釋為「宛如懷中永遠放著一把刀片在磨利」：心中藏著刀片，不斷地磨利一己的智識、知見，亦不斷磨利自我的心思、謀略、算計……如此不住磨著心思、智能，就算僥倖獲得權位，也未必能保全；而就算果能保得了權位，唯因心智已操勞、計量太過，太殫精竭智了！亦難以保全其壽命（比如三國時周瑜，病逝時年僅三十六歲）。

——意思是，不要在胸口老是放著一只刀片一直在衡量：一天到晚只有一個「磨刀子」！不斷將一己愈磨愈利，而後算計、評估，切著長短、利害。一旦內藏刀片，則很容易「揣而銳之」：心中已習慣自己磨刀片，也下意識地出門為他人獻計、磨刀子！刀片太鋒利、太迫亮了！隨時便「殺」：為一己「行殺」，也為他人出意見、思考、計策，教他者「行殺」！

——本章嚴戒「只進不退」，強調「知止」和「謙退克守」。歷代功臣名將之所以「功高震主」（刀子磨得太明亮、皎利了！刀光閃爍，怎能不「震」主呢？），大抵都來自於「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來自於不知「功成、名遂、身退」，枝大葉大花大，受用太過，且威勢威逼太甚，故難保全。

• 例證

1. **李斯**，出身楚國，為秦國著名的政治、軍事奇材，也是一名文學家、書法家。他屢獻韜略，助秦王「遠交近攻」、統一六國，更協助始皇統一文字，將筆劃繁難的大篆，簡化、刪削為通行易使的小篆（即「秦篆」）。一介智識精英，卻也建議始皇「焚書坑儒」，焚卻諸子百家書著，僅保留醫藥、卜筮等典籍（以上均屬「**揣而銳之**」：磨利的刀鋒與建言，且揮兵百萬、血流城池）。

極端「**揣而銳之**」的結果，嫉忌所之，他不僅毒殺同門師兄弟韓非（李斯與韓非同師荀子。秦王讀到韓非的〈孤憤〉、〈五蠹〉，大嘆：「恨不能得見此人，且與之過往、同遊；如此，雖死而無憾。」李斯便以戰爭，迫使韓王派韓非出使秦國，最終，構陷、醜殺韓非）；始皇死於東巡途中，他又因懼怕權勢的瓦解，而與趙高合謀，假詔賜死太子扶蘇和將軍蒙恬，立次子胡亥為王，即秦二世。

你磨利著你的刀鋒，而他人也磨利著他的刀鋒。想磨刀子，便一鋒一鋒更見陰狠、毒利。最末，李斯終於齟齬、鬥爭中，為趙高所詬陷，不止腰斬刑戮，且夷滅三族（灼然「**不可長保**」了！）。

臨刑之際，不禁迴顧兒子深長慨嘆道：「如今縱想如昔時一般，和你一起牽著黃狗出上蔡東門逐獵兔兒，又怎能再得？」上蔡，即是他未曾榮顯之前、故楚的家鄉（此人「**揣而銳之**」到把一己的母國也滅亡了！）——臨死前，他所懷憶的，反是最簡單、平淡，任何一名尋常百姓、一名農夫、獵戶皆可獲致的樸靜幸福……早知如是，又何必如此磨利刀鋒、血腥徧野？

2. **蘇秦**，戰國時期的縱橫家、政治家、謀略家，與張儀同樣師事鬼谷子，為前後期的師兄弟。此人遊學歸來，窮潦、落魄，受盡了人世的炎涼苦辛，於是更更用功磨銳一己的智識與謀略。

他的遊說過程是：先到秦國貢獻智略，想勸服秦王兼併六國；然，此際秦王正處決商鞅，之於遊說之士心存顧忌，並不重用他。他潦魄歸鄉、於冷眼中，勤猛苦讀，下一回合的「頭出頭沒」，即是掉轉矛頭、掉轉策略，遊說六國「合縱」抗秦，且憑著他鋒銳的智謀長材，繫佩六國相印，更使秦國兵馬十五年不敢更出函谷關。

晚後，他自燕國出使齊國，羈留齊國，受到齊王的寵任。太寵愛了！以致受到怨恨和嫉妒（老子道「寵辱若驚」——始終佩帶六國相印，此非凡地榮寵，已足使覬覦和艷羨，況乎此刻又集注君王所有的目光與愛寵！），乃派刺客刺殺。

蘇秦傷重將死，乃告知齊王：「你便將我當眾車裂，昭告大眾，我為齊國奸叛，則殺我者必當出首。」（車裂，即慣說的「五馬分屍」，其刑罰方式，一說是生前行使，一說則為死後將屍體車裂——但無論是什麼，均是一種極端嚴酷、胆裂的刑罰。）

自然，刺殺者以為有功，必會出而領功受賞，也必將伏法。

果然，一切如所計願。

看看！一個人智計計成如此，磨刀子磨成鋒刀如是凌厲——臨死仍復讎心切，想著這般手段叵思、詭毒的奇計！就算旁人不算你、不把你五馬分屍，自己也算計自己、將一己五馬了！如許「殫精竭智」，誠然「不可長保」：早死、晚亦死！——刀鋒磨銳如此，勢必形成自我的吞噬與殂割。因刀的習性，便是「殺」！——識情、機心亮熾到這種地步，不作到這個次第，就是不肯「息」！

史傳評述此人，說他「一怒足以令天下諸侯恐懼、悚顫；但若安住安居，則足以令天下焰火熄滅。」——唯因此人雖有大智略、大材幹、大能力，卻了無天下蒼生的懷抱與慈恤。乍看使六國安靖、使秦朝不出函谷關，是一難以比擬的昊昊功德；但也無非因緣使然，六國願予他相印、富貴而已。倘因緣倒轉、略偏一下，予他富貴、爵位的是秦朝，此人即可以「用同一把磨銳的智刀」使六國兵災屠刃、血流塗污。為善、為惡，「大功德」或「大業報」，全是「因緣所之」、「境風作主」、「貪嗔癡作主」，端看何人能給予他富貴名利。

這即是「遊說之士」的性質：大抵以權術、權勢為考量，也是為什麼以「遊說」起家的，一旦得其權位，即反過來禁扼遊說之士，基於知彼、我一般：都是枉顧生民，一籠嗜食權謀、權位的蛇！

3. **商鞅**，戰國時期的法家巨擘，於秦孝公時期展開巨力雄魄的「變法改革」，獎掖農、戰，明訂法令、法治，勢如奔雷，不止使得秦國國富

民強、民氣丕變，亦伏下秦國兼併六國、一統天下的基礎。歐洲遲至十八世紀、美國遲至十九世紀才主張「廢奴」制度，然，早在西元前四世紀，當六國均蓄養奴隸之際，商鞅已主張「廢奴」，施行奴隸解放政策了！——奴隸們可憑藉軍功贖拔自我的自由。且看他的「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吧！——他的刑罰如是嚴峻苛烈，以致人民不敢觸其鋒，當他最末獲罪逃亡至旅邸，懼怕「連坐」入罪，根本無一家旅店敢於收容他（他的律法，旅店宿客須嚴明身分證），留下著名的「作法自斃」一詞：刀口磨得炯利，殺了他人，也斬了一己的頭。下場也一樣是「車裂」——老子言「功成，名遂，身退」，這卻是一個「功成、名遂」，且也「打死不退」的範例，即連「商君」的封邑、封號也接受了，又怎能不令君主忌憚、翳除呢？誠然「有進無退」，也誠然是「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無能裁剪、且從不知放手的權力欲望和光環嗜味！

〔〈憨山註〉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於揣摩，畢竟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但凡有富、有貴，無論是一己蒐羅、採購，或他人阿諛、攀緣、關說、進獻來的，誰無「金玉滿堂」、華服綾羅（前述的商鞅有、李斯有、蘇秦亦有）？一旦身陷牢獄，或人死燈滅，又誰能守之？誰能受之？——即若建造了嚴固的帝王陵，封閉了墓門，也難免盜採一空。佛法謂，財物本是「五家共有」，即水、火、盜賊、惡子、國王（今指政府、當權者，緣於錯誤的政府、政令，可能瓦解人民的努力，使其心血頓成「無」化），惜哉世人不解，只是陣日營營，盲目地進取、累聚，寧多毋少……全不知凝步反觀，由是甚可憐憫。

——堆金砌玉，不知轉身，亦不知施德造福，累聚與眾生界的善因善緣，其結果空無所有的撒手，畢竟「無善可怙、唯業隨身」，是一值得思索的命題。直如上海幫聞人、企業鉅子翁明昌（翁大銘父親）自于民國六十六年去世，屍體便始終停殯於陽明山豪宅內，未曾安葬，緣於

後代子孫於六億元的財產尚有爭議。類似如此，多如春草，即庶民人間也不例外，但有星點財產遺留，便易於形成家族骨血之間的紛爭與風暴。不止「莫之能守」，更形成自、他的葛藤、殃害了。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富」與「貴」本為世間所渴欲、競奪，本易招致妒忌、欽羨、鬥爭與競比；更遑論「富貴而驕」——挾其富貴，而嬌慢、傲暴、而盛氣凌人、指氣頤使、侮慢凌踏了！當然是自種禍秧、自取殃咎。所謂「仗勢欺人」即如此；基於「勢」，不是指「富」，便是「貴」，不是金錢，即是權勢、權位。慣行如此，則怨懟、積恨、反撲、反噬是必然！——那是受迫、受辱、受害者的反擊了！——被壓擠、欺踏於底層的生命怒吼。它的幅原、層次可大可小，中國歷代的「農民革命」，以及近代的「共產主義」均屬此類；乃至國際上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政治革命也皆不離此：權勢、富貴本身或未必值得反抗，人們反抗的是它背後的那個「驕」——其仗勢、欺壓、凌奪、驕恣、與盤剝！事實上，於現實的各個領域、機構而言，在上位者（即領有某種層次的富貴、名銜者）如果驕縱自恣、不加管束，也不知體恤、收攝，則易於形成各種形式的紛爭與怨害。如是，若僥倖果居人所以為的「富貴」，則僅能感恩、謙退、和光、與克敬。

只能低調、更低調地，答諸一切有情與緣命的成全！

• 舉例

1. 石崇，西晉石崇富可敵國，驕奢靡麗，橫以富貴侵人。他與權貴——晉武帝的舅父王愷恒常「競富、爭豪」：王愷的廚房用飴糖水刷洗鍋子，石崇則命廚下拿蠟燭當柴火用以烹調食物。王愷喜孜孜地展示晉武帝所賜，宮中所藏的二尺高的華麗珊瑚，石崇便執起掌中的鐵如玉，一舉將之「哐啣」擊碎，命人抬出家中珍藏：全都有三、四尺高，更高更巨，亦更華熠希珍的珊瑚……略有六、七株，令王愷隨意挑選（然，王室所贈，本具有象徵意義，亦代表皇家不可侵犯的威儀與王權，不止在「物」；石崇卻挾財勢恣意輕藐、欺踏了！）。

其後，趙王司馬倫僭位、專權。協助司馬倫專擅的寵臣石秀，渴慕石崇的愛妾綠珠，向石崇索取。石崇不許，石秀則以「叛國」罪名羅織，將石崇舉家下獄、誅滅。

逮捕之際，石崇與綠珠正坐於著名的「金谷園」樓閣上，瞭望荼麗盛景，面對洶湧湧入的官兵，石崇迴視綠珠嘆息道：「我今獲罪，實源於妳啊！」綠珠乃縱身凌空、墜樓而亡。杜牧的「落花猶似墜樓人」詠嘆的即是綠珠淒美的一躍。

石崇臨刑，慨嘆道：「他人也無非圖謀我之家財而已！」

刑者回答：「既知此，何不早早施散，利諸有情？」石崇默不能答，乃就戮。

2. 日本《平氏物語》描述平氏一族的興盛與衰敗。當極盛鼎沸之際，不只一人高居宰相，全族大小也無不壟占朝庭重要、希珍的權位，榮華滿溢、專權自恃、奢靡凌踏、不知裁抑。一旦敗亡，則步步夷毀、步步滄哀，最終，誅滅、夷殺的即連一人也不存——連最後一閃子息，已出家為僧、長年寂修的最末一代也連根拔起、盡數夷誅。正是此句的註腳，值得細細參味。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順應「天道」（天地軌則）的方式為「功既成，名已就，則應全身而退，不復再居位置、光環」。憨山解為「天道惡盈而好謙」——為何如此？只要觀察自然便可知：明月一至圓滿，即漸行虧損；日照一俟正午、至為熾烈雄猛的時分，便遞減削落；高峯下方與之俱現的便是深谷；滿潮之後必是退潮，必見不知進退的魚蝦擱淺、死亡；繁花開至荼盛天美，等待的即是殘凋、萎枯的敗象——這即是「天之道」：自然、宇宙運行的法則。萬象萬類皆不能「逆反」、「背離」此軌則，由是站在峯頂，便須知「安禪打板」：知如何「收拾歸來」，匯入與大化的合一（就佛法言，即匯入諸佛性海）。……就算無如此高的終極，也合該好好停下來，盤整、爬梳一下人生的意義和本題；唯因「無

生不終」！總不能如此糊塗來去，什麼也未曾弄明白。

——來此一遭，具有人世的懷抱、企圖，也紮紮實實、拚盡心血地建構、成立了——無論所締建的領域、王國究底為何？是世間或出世間？……皆要有抽身而退、安忍放捨、安忍泊淡的能耐。

——但麻煩地是，如何定義出「功成，名就」？——要「成」與「就」到什麼境地，才算是已「功成，名就」，足以「身退」了？其「量尺」與「準則」究竟依誰判定？基於之於「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的人（如前述商鞅、李斯、蘇秦），「功成，名遂」是個無底洞，其標綫總是愈拉愈高、愈遠、愈極限，永難達其頂端……科長，之後是處長，之後是副局長、局長，之後是縣長、市長……「功」總不成，「名」亦總未遂，由是，也儘管向前，進而不退！中國歷代的「權臣」，大抵也皆為建國、扶國的「功臣」，唯其「有功」，才致於「功高震主」，挾恃其威勢，張牙舞爪，驕慢凌踏，流露出操控、把持、主宰、支配全局的欲望（即老子戒之的「為而恃」）……此氣焰囂暴，有進無退，乃至無視尊卑、凌奪主上的結果，自然，也難得致好下場（意思是，「功成，名遂，而不退」必自高峯墜落谷底。以致辜振甫說過：會看戲的，要看下台的身影！）。

- 例證

曹操、曹丕與「三馬食槽」

一代梟雄曹操應屬集本章正、負向大成的範例，既「持而盈之」，且「揣而銳之」，同時節節高漲、永無消停！他在危亡中扶持瓦解的漢室，算是有功，卻也捏握皇室、恣意霸凌，直如隨時可以掐碎的灰泥土偶。漢獻帝與伏皇后如是恒時牛衣對泣。為欲跳脫此任人俎割的砧板，而寫下「衣帶詔」令太監攜出交予皇后的父親「奉詔勤王」。太監將回函藏入髮髻，才入宮，曹操已然聞訊守候。正徧搜不得，一陣風吹來，吹落太監帽冠，太監急急拾回，慌亂惶急之中將冠帽反戴，密函於是搜出（平劇的「落帽風」即詮演此），自擬為「周公」的曹操於是大發雷霆之怒，夷誅了所有詔書案的群臣三族。

伏皇后藏身於牆壁之中，乃為人自夾壁中搜出，且一路拉著長髮、赤足跣趾，拉至宮外，以亂棍活活打死；同時，並毒殺了二名皇子。

而後，曹丕篡位，也不過只四十四、五年的時光，正直「三馬食槽」（司馬懿父子三人吞噬曹家）時期，他的孫子「曹芳與張皇后」便輪迴了一模一樣的命運：同樣衣詔勤王，同樣夷滅三族，張皇后一樣衣衫狼籍、活活絞死。

昔日曹丕篡漢，迫獻帝作封禪台；到了司馬家篡位，也一模一樣、照本宣科，也設了封禪台，如實搬演了一次。一切都一絲不苟地精準輪迴。由是，除卻宗教人，有二種人更該諦信「因果律」無疑：

一是科學人，唯因種西瓜不會長葡萄，種荔枝不會變蘋果，「因」不離「果」，這是科學定律。

二歷史人，在於時光一拉長，即可諦現出明顯的因果法則，這是為什麼歷史可以為殷鑑。

尤其漢朝與曹家的狀況更是如此：之於他人毫不容情、「揣而銳之」、抄家滅族、血流成河的，他日遇見另一位顛預野心，同樣「揣而銳之」的，也便是另一座等同的煉獄與屠宰場。而什麼是「功成，名遂」呢？從「丞相→曹公→魏王→篡位，皇帝……子子孫孫」似乎永無功成，亦永無滿遂之日……之於曹氏而言，本章的每一句，直是拍拍命中！

★故本章的重點，即是「已」：知止，能止。

不妨追尋、實踐、創建；但也須知「轉身」、「踩煞車」；能休去、歇去！

◎「慧」與「慈」發生在日常的片刻

——能夠聆聽、識知他人，即是「慧」；能夠昇起共感、同理心，善好地對待與施為，即是「慈」。

◎談「愛」、「恐懼」、南華寺參訪心得。